

关于祖父钱宾四的回忆

作者：钱婉约

(上接6月14日第8版)

三

见到祖父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，1984年，我们与祖父在香港中文大学，一起生活了一个月。

为庆祝祖父九十寿辰，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，特意邀请祖父在内地的家属——儿女四人，即父亲、叔叔、两个姑姑（伯父于前一年不幸病故），孙辈二人，即伯父的长子，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堂兄和我，到香港与祖父相聚。这是父辈们第二次在香港父子相见，我和堂兄则是第一次见祖父。

7月4日我们到的当晚，台湾奶奶到山下车站接我们，祖父在新亚书院会友楼的临时寓所坐等。由于罗湖海关手续的拖延，我们比预计晚到了两个小时。推开家门，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着急，他说，他一个人在家等得实在心焦，就站起来来回踱步，边走边数，已经在客厅走了三千步了。见我们终于到了，他万分高兴。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孙儿孙女，上前做了自我介绍，他眯着视力很弱的双目，对我们左右端详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兴致十足，说了许许多多，还不时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是三十多年来，第一次三世同堂的团圆饭啊！《师友杂忆》中有一句话：“余以穷书生，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，家人和乐团聚，亦于愿足矣。乃不料并此亦难得。”可知，他老人家对骨肉离散的痛楚，感受

得比我们晚辈深刻得多。

然而，祖父远不是只满足儿孙绕膝、安享天伦的老人，相聚的那些日子里，他更多的时间是查问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情况，时时教导、敦促我们为人、治学的道理。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，记得有不止一次，饭后午睡了，他刚进卧室躺下，忽然又走到屋外，对我们讲述他刚想起来的叮嘱。看着这些两岸隔阂，三十年弃养的他的亲生儿女，他是想加倍地、十万倍地补偿关爱和教导吧。另外，他还通过父辈的问答和介绍，了解他多年萦绕在心的故乡的过去和现在，并对着大陆来的儿孙投射自己对中国大陆的关注和期盼。

有几个小细节或许值得记一记：有一事，那个暑假正是洛杉矶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，新亚书院会友楼的客厅里有电视机，饭前饭后，大家在沙发上，免不了看看赛事，感叹一下输赢。祖父就叹口气说：你们也像年轻人一样，关心这样的体育比赛？这是西洋人的做法，所有人都只想着争夺金牌，可是，一个比赛就只有一块金牌啊？！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，我们讲究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，就像下象棋，小到一兵一卒，大到象、士、车马炮，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这才是中国人的比赛方式。中国的体育是五禽戏、是太极拳。这让当时的我听了，很感新鲜和启发。

我当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，祖父就

一问我北大中文系上些什么课，老师叫你们读些什么书，嘱咐我学习中若有问题多多问他。只是我当时年少懵懂，面对严师般的祖父，更紧张得提不出什么问题像样的问题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将下午在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“十四经”的事告诉他，问：“只知道有《十三经注疏》，怎么刚才在图书馆看到有‘十四经’的说法呢？十四经是什么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这不是问题。中国传统就讲十三经，你不要管那些巧立名目的新说法，要好好的、老老实实地读中国古人世代代都读的书。”虽然是个不吉祥的问题，但从祖父的回答中，我也记取了“老老实实读中国人世代代都读的书”的教诲。

7月4日到8月6日，三代人共处的一个月，真是既慢又快。血浓于水，亲情是绝对的，而时代造成的客观隔绝，毕竟增加了亲情交融的张力和紧张度。对于父辈和我们孙辈来说，长期在自由的家庭氛围中“解放”惯了，突然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、犹如严师般的父祖，小学生般地不断接受教训，还有不断的两岸对话和接受批评，委实会觉得“庭训”时间的难捱。而要填补和弥合两代人这三十年来观念、意识、情感方式上的鸿沟隙缝，这33天的相聚，又实在是太短太短！

分别的时间到了，为了避免我们六人一走，祖父一个人在人去楼空的会友楼内落寞伤怀，台湾祖母细心周到，两

批人同时离开新亚书院住地，他们先目送我们离开，随后即赶往机场回台湾。

终于走近大山，在领略其巍峨的身躯、庄严的仪态、丰富多彩的植被以外，对于其蕴含着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宝藏，我懂得多少？在离开祖父的岁月里，我需要花费多少的岁月精力，才能无愧拥有这样大山般的先祖，无愧这一个月的庭训亲炙？

四

在香港的一个月中，中文大学新亚书院、教职工联谊会、校友会或一些学生个人，先后分别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聚会宴饮、外出参观游览等活动。我们家属也陪侍祖父参与其间，看到几代学生对老师的敬重，看到师生间或严肃或欢快的对话和回忆，也从侧面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父祖，了解在分离的三十年间，祖父在进行怎样的事业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一次次活动，一次次留下许多印象，深受教益，很有收获。

有一次的活动是，特别安排一天，带我们家属去参观新亚书院早年的校舍以及祖父当年在港的旧居。祖父当年到香港办学，真是“手空空，无一物”。新亚书院开始时的校舍是租借一所中学的三间教室，只在中学放学后的晚上上课，故校名为“亚洲文商夜校”。一年后才在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，租下一幢住宅楼中的“六套”房子，而改为日校“新亚书院”，这些房子白天当教

室，晚间就成为教职员包括学生的栖身之地。艰难困苦可见一斑。“教馆兼顾”的桂林街校舍，祖父一住就是五六年，到1956年祖父与台湾祖母结婚成家，才“于九龙钻石山贫民窟租一小楼，两房一厅，面积皆甚小。厅为客室兼书室，一房为卧室，一房贮杂物，置一小桌，兼为餐室。”这就是钻石山旧居。1960年，情况稍微好转，又搬了一次家，就是在沙田乡郊半山上的“和凤台”，这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山腰上的二层小楼，可远望海湾，风景宜人，环境幽静，可是每次回家，则需要登上上百七十多级的山路石级。当时祖父已年近七十，他说“因深爱其境”，还是决定租住此楼，并在这里一直住到离开香港到台湾去的1967年。

一辆校车，载着大家由桂林路、到钻石山、再到沙田和凤台，一路参观缅怀。我们大陆去的人，虽然只是一路的陌生，一路地接受种种印象，而新亚的那些早已不年轻的老学生们，则与老师师母深情地回忆往事。曾经的艰苦困乏而能同甘共苦，曾经的物质贫乏而能精神饱满，共同收获了师生间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和岁月记忆吧。那首由老学生们一路唱响的新亚校歌，是这份岁月记忆的最好诠释，同时，它又给我以极深的印象，对我深有教育意义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摘自钱婉约著《梅楼短笺》)

电影文学小说

(上接6月14日第8版)

第五章

阿龙赴金山接丈人 命里注定身葬他乡

话说这小镇越来越大，周围几百英里地移民不断地涌入。墓碑镇的镇街不断扩展。华人自然也越来越多。渐渐的，从第二街到第五街这一带街区，有很多华人的店铺，CanCan餐馆对面有一家酒吧，华人开起了洗衣店。由于华人多，有华人也开了菜铺，还有一家肉店。在小镇的xx街，几个华人出资，从金山请了一个观音菩萨，把他安放在王木匠做的莲花瓣神坛里。涂上金粉，看上去真有庙宇气氛。花旗人也喜欢闹新鲜，菩萨开坛那天，鞭炮响半天。听惯了枪声的花旗人喜欢爆竹，周边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这些牛仔倒不是没有怎么打扰放枪声。又忽一日，从金山竟然来了一位叫智能和尚，说是愿意做住持，这观音寺也有了香火。有了香火，这些小庙修的越来越像样子，最后，这观音寺不仅成了慰及华人心灵的地方，也成了墓碑镇华人社区议事的地方了。也过了不多久，这墓碑镇的中心渐渐地形成了一块华埠，那时候，花旗人见这样小块地方华人进进出出，大烟抽后，站立不稳，走路踉跄，病病恹恹的，就给华埠起了个名，叫Hoptown（跳城）。

十九世纪末，中国广东的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多人飘洋过海，出外谋生，浪迹天涯海角。万幸的是华人老祖先给华人留了做出美食的本事。民以食为天，这在全世界都一样。因此很多华人都是以开餐馆开始。出门在外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是有了这样的手艺，加上华人素来刻苦勤劳，任劳任怨，漂泊到哪里，华人就开花结籽。玛丽和阿龙的艾伦东街和南四街十字街头的CanCan饭店生意也越来越兴隆了。他们也赚了不小的钱。玛丽和阿龙在华埠边上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。玛丽要人将房子稍稍整理一番。搬入的那天，玛丽对阿龙说：“阿龙，我想现在可以把我爹接过来了。他一辈子吃苦，还没有享受过一天，我们这里虽然乱，那些白人是自己打打杀杀的，只要我们不去惹那些牛仔白人和西班牙人，这里倒还是太平。让我爹享点清福吧！还有，陆伯照顾爹这么多年，也把他给接过来。”阿龙听了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师傅待我如子，现在我们有点稳当了，该把他们都给接过来了。”听阿龙这么说，玛丽很高兴，就去收拾房间。

那天，阿龙叫旺发，说：“旺发，我想去接我的师傅，他媳妇究竟是个女人，你好生照顾着餐馆。”旺发说：“你走不得事，我们这里人手不够的话，有翡翠，还有阿亮和阿华帮手。最重要的是把你的师傅接过来。”阿龙将餐馆的事都安顿好了，就打算出发了。出发的当天，玛丽早早起来，给阿龙收拾行李。阿龙检查了一下她给他准备的行李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玛丽还是不放心阿龙做事，千叮万嘱咐，路上很乱，要阿龙路上小心。阿龙知道玛丽胆子不大，但是必要的时候，很能应付危机局面的，就放心去了。

几天，他就到了加州铁路的工地上。阿龙看着伸向远处的铁轨，想着根根铆钉还留着他敲打的痕迹，原先热热闹闹的工地，现在留下的座座坟茔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叹那感慨那么多，他来到一个看似荒废了的小村，里面都是一些用废木废料搭建的木屋。这里的一切他是多么的熟悉。他从小就生长在这里，大了还是这里，娶媳妇还是在这里，尽管自己的好朋友在铁路工地一个个地死去。可是他们还是葬在这里，这些坟茔里的座座坟丘，他都能喊出名字。他想他这一代过去以后，这些乱坟岗里的人都会被遗忘了。他想做一件事的愿望越来越迫切。他想把这些人记录下来，好让他们的后人常来烧烧香，祭拜祭拜。他一路想着，来到了师

傅的家。就这一年多时间，师傅的卖家就像师傅的人一样老去。小屋顶上他阿龙亲手盖上的毛毡已经斑驳，那几块新板已经发黑。他进门，喊：“师傅，师傅。”阿龙喊了几声，见没人应，便推门进去。不大的房子黑咕隆咚的，好像很深的洞。以前充满野花香味的玛丽的房间，现在也变得浓浓的腐味。他继续喊：“师傅，师傅。”里面传来一声有气无力的应声。“谁啊？是谁？”声音听上去如此苍老。“师傅是我，我是阿龙。我回来了。我来接你了。”阿龙听得真切，这是师傅阿贵的声音，尽管苍老走调，但是声音还是听得出来的。阿贵耳背，听不出是徒弟阿龙的声音，摸着敲钉钉的巨大的榔头。准备起来和来者决斗。阿龙赶紧大声地说：“师傅，我是阿龙，我来接你来了。”耳背的阿贵这下听出阿龙的声音，说：“阿龙，你怎么来了。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！不过，我不是和你说过，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要警觉。你怎么一点架势都没有的？”阿龙知道师傅指的是什么，就是师傅教的太极。师傅一直教导他在陌生的地方要防一手。师傅看到阿龙没有这个架势，自然很不满意。“师傅，”阿龙答道，“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还怕别人抢了不是？你是我的爹，我害怕你杀了我不成。”阿贵听阿龙这么说，便放下铆钉榔头。喜出望外中溢出苍老的笑声。“啊，阿龙，儿子，是你，是你回来了。我的玛丽呢？我的女儿呢？你的媳妇呢？她在哪儿呢？”阿龙赶紧上前一步，抓住老人的手。“爹，是你女儿玛丽要我来接你去。我们在那边已经做人了。我们已经在那里安家了。爹，您就跟我走吧！爹！”阿贵听的真切切切是阿龙的声音，昏暗的房间里加上他两眼昏花看不见阿龙。他伸手摸着阿龙的头，鼻子和耳朵——阿龙小时候师傅时常这样抚摸他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感受到师傅的温暖。他是一个孤儿啊。“师傅，是我，阿龙。”“我知道你是阿龙。你当我老了吗？”阿贵逞能。阿龙知道这时候师傅最喜欢听的是说他不老：“师傅，您还这不老。你一点不老的。说让你抱外孙呢——不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还要让你抱孙子呢？”阿贵这下开心了：“阿龙快去打酒去，今天我我要和你一醉方休。”在小卖部边上的小屋，你认识的，把你的陆伯叫上，叫他来这里，今晚他也要和我一起喝。买熟食，斩半只鸡。买些烤乳猪肉。快去！”阿龙转身就走，阿贵叫住他：“慢着，这是钱，来，拿着！”阿龙说：“爹！钱我有！我赚钱了。”阿贵生气地说：“小子，快拿着，我死了，钱也没用了！你们有用，你们还要生下我的外甥呢！”阿龙拗不过他，只得接了他的钱。阿龙说：“爹，那我走了。”阿贵又叮嘱：“别忘了把陆伯接过来。”“嗯，不忘。”

阿龙来到小小的小街上。那荒弃的小村，竟然有了一些人气。以前的那些老人还有几个他能认出来。那些老人都老了，他们的孩子们也快来接他们了吧！他想着。不知不觉来到小卖部。小卖部的老梁已经不在，现在的主人不认识。他买好熟食和酒，便来到陆伯小屋。陆伯和阿贵是同一船里从广东过来的，陆伯一直想把老婆接来，可是时日一长，广东的老婆失去了音讯。在铁路工地，除了零星的从广东带过来的几个人，连老女人也没有。陆伯从中年到现在，续不到弦，就是光棍半生，在铁路工地上和阿贵结成兄弟，他没有儿女，总是把阿龙和玛丽看成是自己的儿女。陆伯看来比自己老丈人硬硬不，但是额头上的条条深深的皱纹和银丝般的白发记录着他的人生。他和阿贵都是天使岛的人。在天使岛上呆过的人人都管自己叫天使岛人。一方面，这个名字使人们竭力记住那些受辱的岁月，还有一方面天使这个名字似乎能使他们死后去天堂。那些老人的心里永远怀揣着美好的愿望，因此，每个老人的脸上虽然饱经风霜，但是显得那么

慈祥。“陆伯。”他喊。没有听到。陆伯还是低头做他的针线活。阿龙心头一阵痛楚。“陆伯，”他大声喊，“我回来了。我也要接你走。”陆伯抬起头，看到阿龙，惊喜地扔下针线和破衣。“是你，我的菩萨！是你，我的阿龙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终于回来了！”说罢，用袖子擦了擦老泪。阿龙扶住了站起来陆伯。“陆伯，我回来了。走吧，我师傅要你去和酒，走，跟我去！”这个阿贵，高兴了倒还想着我。好，儿子，我和你一起去！”

他们俩沿着阿龙熟悉的道来到阿贵家。阿贵摆开桌椅，将阿龙买来的酒菜放在桌子上。放齐酒杯，阿龙为两老倒酒。满脸病色的阿贵拿起酒杯，说：“喝！来，今天我徒弟，不，我女婿出息了。我为他们干一杯！”阿龙和陆伯也拿起酒杯。陆伯说：“这些年，还看不到你这样高兴。好吧，我也祝福你！老伙计。”阿贵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这不，离乡背井的四五十年，今天才算有了口气出。女儿女婿有出息了。我家可会兴旺发达喽！只要你们好，我这副老骨头就死在这花旗国也值了。”阿龙说：“爹，玛丽要我来接你过去，我们在那里买了房子，现在餐馆也开得不错。你就去那里享福吧！”阿贵说：“去，你要把我接过去，你看我师傅得这个样子，还是在在这鬼野老吧！老兄弟们都葬在这里，我不想成这孤魂野鬼啊！”阿龙一听，就着急起来了，说：“爹，玛丽要我带你去，她不想让你呆在这里。还有陆伯，玛丽说了，我把你也接过去吧！你们两个不要让我为难，就让我把你接过去吧！”陆伯说：“我，我何德何能，你把我也接过去啊！”阿贵想了一下：“陆，阿陆，我们一起去做一个伴。你说好吗？”阿贵听阿贵和阿龙这么诚恳相劝也就答应了。阿贵问阿龙：“花旗国政府发出什么《排除华人法案》，这里的清洗开始了，听说过几天白人来丈量土地，我们这里的地被一个白人登记圈了。我们这里的人都要驱散了。这里的中国人的坟也要平了。将来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”阿龙问：“散了，世五和阿三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”“前些日子，他们也被一批亚利桑那州来的白人矿主给载走了。”陆伯说，“他们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。别的人往南边去了。”阿龙喝着酒，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就把两位老人说：“爹，陆伯，你们收拾一下，把瓶瓶罐罐扔了。我们明天出发吧！”说完，就收拾碗筷，回房间收拾一下，睡下无话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龙先到陆伯家，把陆伯的包裹背了过来。阿贵也收拾妥当，该出发了。他们来到火车站，和早先一样，这火车从金山通到班森，他们上车，正值夏秋之交，中午天气炎热，阿贵有些不适。阿龙带来了仁丹给师傅和陆伯服用。他希望师傅的不适是轻度中暑。服用了仁丹后，阿贵稍稍感到好些。火车开动的时候，阿贵收到了风，清新多了。火车乘了一天一夜，阿贵身体越来越感到不适，阿龙不知如何是好。陆伯说：“你师傅在家的時候，身体就很弱，病了好几次。他是受不了这样的颠簸的。”阿龙不知所措：“陆伯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陆伯问：“阿龙，还要乘上几天呢？”“陆伯，我估摸着快到了。可是即使到了车站，我们还要坐半天马车呢！那个地方是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。别处是黄沙，找不到一滴水的。”陆伯听了，不觉心寒，拉过阿龙，悄悄地说：“阿龙，俗话说听天由命，你师傅也许能撑得过去，也许没有享福的命。”阿龙听了，也莫可奈何，一边喊着：“师傅，你好些了吗？”阿贵半张无光的眼，说：“阿龙，我也许不行了。你一定要把我的尸骨运回去，运到老家。把我葬在祖宗的坟地里。这样我也好闭眼了。”陆伯安慰他：“阿贵，你是富贵命，你女儿女婿现在发了。在那边有好营生，你该享福了。”阿贵无力地

——待续——

(本文受版权保护，未经本报或作者本人许可，不得转载！)

分類廣告 CLASSIFIEDS

招聘保姆

急聘一个有丰富经验照顾小孩的保姆。在雇主家照顾。请联系：317-289-3666

芝加哥餐馆家具公司

铁椅，欧洲榉木椅百种款式，餐馆沙发卡座170元起，耐火餐桌19.9元起，同时承接卡座和椅垫翻新。3500 S Morgan street, 2nd floor, Chicago 60616 (有车位) 请来电 773-376-3716; 预约电话847-387-0092。

越华超市招聘

越华超市诚聘数名员工，包括收银员、勤杂工和管理人员。有兴趣者可于工作日到越华超市找周先生面试。地址：6336 East 82nd St, Indianapolis, IN 46250

印刷

名片、传单、菜谱、请帖。收费合理，服务周到。808-2222 Mark Stevens 514-2854 中文

餐馆急转

靠近印州首府，餐馆急转，价钱面议。有意者电：219-616-8584; 773-387-8615

餐馆招聘

印州堂吃餐馆诚聘有经验企拍一名，有意者电：317-846-6405

按摩店转让、招聘

好区按摩店转让。白人社区，价格面议。另招熟手按摩师。317 373 5914

黄花梨家具出售

此套高档黄花梨十件套家具采用传统工艺，精雕细琢，保证产品天然环保，无毒害，风格高雅大方。这套古典家具做到收藏价值、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统一结合。有意者联系：pingwangiu@yahoo.com

房屋出租

兩處獨立房屋，46街/Keystone Ave, 可合租或分租，安全、交通方便。有意者致電：317-752-3583(秦太太)

Acutouch™ HT-9500 按摩椅出售

顶级按摩椅，提供背(到头)、脚、小腿和臀部按摩；无线(iPad及iPhone)控制，并下载专家的程序；崭新，不是翻新的，没拆箱，价格\$3900(市场价\$5499)。有意者致电：317-652-7894



印城精诚装修

商业店铺、翻新房屋、地下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、地板、瓷砖。拥有商业保险，经验丰富，价格合理，免费估价。联系：王文权，电话317-446-8788 email:wenquan.wang2012@gmail.com

印州缘来介绍所

临时住宿，机场，客运站接送，婚姻，各种职业介绍等。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！电话：317-964-1769

津羽发廊

周年15%优惠(印第安纳Btown) 发型设计，皮肤护理，脱毛，按摩 诚聘理发，美容，指甲，按摩师 电话：812-339-5682

搬家公司

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1-888-218-MOVE



Kokomo足疗店

新装修足疗店，收入好，购物方便，价钱合适。愿购买者请打626-272-8252

招聘

急聘，厨房炒锅，收银员，Castleton Mall. 请电 317-728-0519

美容美发专营

17年经验理发师，专营各式男女理发、婚礼盘头化妆、美容护肤面膜。服务周到，价钱合理！ 电话：317-964-1769 地址：10255 N College Ave., Indianapolis IN, 46280

如您想登刊登分栏广告，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@gmail.com, 或致电：317-213-5825 分类广告信息刊登价位如下：每30个字 \$5; 加入照片\$5; 加边框\$20